



仙剑神曲

牛语者◎著

不是为了说什么成仙的故事，只是每个人在成长中都可能遇到过的故事……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字056301(CIP)数据

曲神剑仙 / 牛语者著. 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6.

ISBN 7-80680-321-3

II. 牛... 长篇小... 中国 - 文学 - 仙侠

中国图书馆分类号(CIP)数据(2006)第024831号



|| 仙剑神曲 ||

少年不堪弄情愁，

泛小舟，付水流。

可怜彩蝶，

风雨花满楼。

仙人奇侠虽逍遥，

妖魔道，爱义柔，

红尘万丈有恩仇，

剑气收，笛音休。

憔悴宽衣，红颜为君忧。

霜雪依稀灵珠泪，

奴有梦，月如钩……

3

牛语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
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
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神曲 / 牛语者著. 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. 2006

ISBN 7-80680-391-2

I. 仙... II. 牛... III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VI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831 号

仙 剑 神 曲. 3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00 印张 130 万字

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680-391-2/I · 283

定价: 100.00 元(全 5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450002)

本书由 Freshpub, Inc. (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) 授权在中国大陆
(不含港澳台) 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, 并保留一切权利

仙劍神曲

3

第九章

天道如幻

第十章

云梦凝芳

第十一章

雁渡寒山

第十二章

海阔悲歌

2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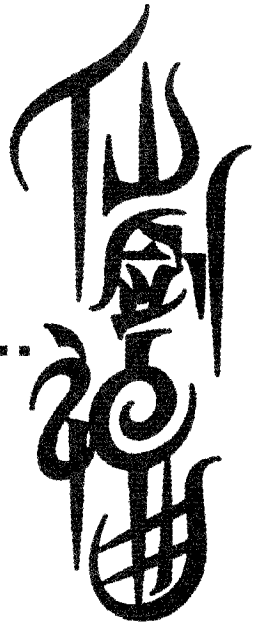
145

73

1

求

II



第九章

天道如幻

他本也是心如铁石之人，早年更是快意恩仇，杀孽甚重，为天陆正道谈虎色变出了名的魔头。可近年许是受爱妻感化，或是因有掌珠在膝，性情温和不少。

尤其是这两年与妻女分离，更受思念之苦，见那陆离鸟为护住妻儿舍生忘死，顿起共鸣，禁不住想插手保全。



一、毒 瘴

草长莺飞，柳色青青，元宵刚过，转眼便是三月。

蜀州西北的别云山春意渐浓，冰雪解冻，淙淙溪涧从高崖上汨汨流下，清澈如碧，直透河底青石和无数畅游其中的小鱼、小虾。

间或有三五百成群的飞鸟，在溪水边栖息嬉戏，却被远处羚羊隆隆奔腾的巨响，惊得飞上天宇。

可在别云山西麓的万毒谷中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两边的悬崖峭壁高耸入云，遮蔽住明媚春光，谷里终年光线晦暗、阴冷潮湿。

每到夜里，粉红色的毒瘴从谷底升起，肆虐、弥漫直到次日正午，才逐渐散去。

故而，山谷里少有飞禽走兽的踪迹，反是各种毒虫蛇蝎出没盘踞之所，更莫说寻常山民砍柴狩猎的踪影了。

这日，清晨旭日初起，方在山巅露出一丝晨曦，便被万毒谷里的瘴气遮住。

谷中一处深潭边，有三只满身火红羽毛、状似鹰隼的陆离鸟正在饮水。

此鸟出自天陆南方蛮荒地帶，喜食蝎子、蜘蛛等毒虫，口爪蕴藏剧毒，生性极为凶悍，在万毒谷中也是一霸。

陆离鸟不喜群居，通常雌雄两鸟携带一二子女临水而栖，幼鸟成年后，即离开父母另觅居所。

这三只陆离鸟，站在潭边浅水中，不时将尖如矛刃的长嘴，探进墨绿色的冷冽水中。

或许是早已习惯千百年来称王称霸的日子，陆离鸟的警觉性并不太高，实则在万毒谷里，敢招惹它们的毒虫亦屈指可数。

在距离深潭五六丈外的一株大树上，却伏着一只青鳞蜥蜴，正虎视眈眈，窥觑着今早的猎物。

青鳞蜥蜴乃蜀州西北仅有之异种，在《天陆魔物志》里亦有记载。

成年蜥蜴长不过三尺，全身长满青色鳞甲，舌间可喷出青色毒雾，口中的毒涎更可射出丈外。

它以各类鸟兽为食，尤将各种毒虫视为美餐，捕猎时身形快如闪电，又有丛林灌木掩护，果真是防不胜防。

不过，这只青鳞蜥蜴，只顾着潭边的陆离鸟，同样未曾留意到，在自己身后不远的树上，竟飘然立着一个黑衣男子。

这人四五十岁的模样，神情冷峻、目光如电，稳稳停在一根比婴儿胳膊还细许多的枝上，打量着青鳞蜥蜴。



他似乎并不急着出手，只冷眼旁观，看着青鳞蜥蜴一步步接近陆离鸟。按照《天陆魔物志》的说法，青鳞蜥蜴每回捕食毒物后，体内都需分泌白色粘稠液汁，消融猎物所含的剧毒，以免被反噬。

若在此刻下手，所得的内丹则最具解毒功效，更是这黑衣人要炼的“无忧丹”里，颇重要的药材之一。

他人谷将近半月，因晓得此处离天陆九妖中，凶名最卓著的红袍老妖所盘踞的遮日崖甚近，故有意收敛行踪。

这并非是说他怕了红袍老妖，只是近年来他性情转变不少，非是别人找上头来，也不欲恣意生事。

这些天在万毒谷中，他收获颇丰，更发现了青鳞蜥蜴的踪影，想来再收集三五味药材，就可返回聚云峰开炉炼丹。

自从两年前，妻子与爱女滞留天一阁，他便一人独居，倒也落得清闲自在，但也寂寞不少。左右无事，便索性悄然云游天陆，搜集各种灵草仙药，打算再炼上一炉无忧丹。

且说那只青鳞蜥蜴，浑然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专心致志盯着陆离鸟，小心翼翼地借着草木掩护，悄悄靠近。

它晓得，陆离鸟一遇危险便可振翅飞起，届时自己纵有通天本事，也只能在地上仰天长叹、徒呼奈何，因此行动极其小心，惟恐打草惊蛇。

一炷香后，青鳞蜥蜴终于潜伏到距离陆离鸟不到三丈远的灌木中，一双小眼睛贪婪地盯着猎物，不肯有须臾挪开。

耐心又等了一会儿，那三只陆离鸟，几乎同时埋头饮水，青鳞蜥蜴猛然窜出，张嘴向幼鸟射出一股浓白毒液。

那只幼鸟猝不及防，被毒液击中身子，顿时羽毛上冒起一股腥臭的青色浓烟，发出凄厉哀鸣。

两只成年陆离鸟，在草丛里出现响动的刹那，已展翅飞起，可听见幼鸟的叫声，又再折返。

青鳞蜥蜴一击得手，立刻朝着幼鸟扑去。

幼鸟被毒液打中，半边羽毛不住变黑脱落，露出血肉模糊的皮层。它眼见青鳞蜥蜴扑来，有心也学父母一般飞起，奈何半边翅膀已经麻木，扑腾两下，差点趑趄倒地。

青鳞蜥蜴的前爪就要抓上幼鸟时，头顶突然一黯，雄陆离鸟发出悲壮鸣叫，奋不顾身地俯冲下来，探出尖嘴，狠狠啄向蜥蜴右眼。

青鳞蜥蜴哪把这雄鸟放在眼中，抬头喷出一团青色烟雾，腐臭之味刺鼻之极。

雄鸟被毒雾喷中，身子在空中晃悠几下，无力地摔在潭边的湿地上，数百片羽毛缤纷飘落。

可青鳞蜥蜴一转头，打算再捕抓幼鸟时，却看见那只雌鸟，竟乘雄鸟舍身一击的时候，从另一侧扑击下来，探出双爪，抓起奄奄一息的孩子，重飞向天



空。

青鳞蜥蜴恼羞成怒，低啸一声，抬头再喷射出毒液。

雌鸟才刚飞起不过一丈多高，又携带着幼鸟，行动更是不便，立时下腹冒起青烟，哀鸣着挣扎几下，终究也摔落下来，却不忘将幼鸟藏在翼下保护起来。

雄鸟眼里露出绝望之色，竭尽所有气力从地上跃起，不顾一切扑向青鳞蜥蜴，只盼能保护得妻儿脱身。

这一幕舐犊情深甚为壮烈，原本那黑衣人，旨在候着青鳞蜥蜴捕食之后再作猎杀，可这时也忍不住，眉宇一扬，打算出手。

他本也是心如铁石之人，早年更是快意恩仇，杀孽甚重，为天陆正道谈虎色变出了名的魔头。可近年许是受爱妻感化，或是因有掌珠在膝，性情温和不少。

尤其是这两年与妻女分离，更受思念之苦，见那陆离鸟为护住妻儿舍生忘死，顿起共鸣，禁不住想插手保全。

可他的右手刚抬起来，又迅速垂下，心中微微一笑道：“原来还有人要打抱不平，苏某倒是可以省却一点气力了。”

同时他也有点诧异，从百丈外赶来的两人速度极快，显然是听得了鸟鸣。可这清早，万毒谷里除了自己，居然还有其他人，倒也奇怪，莫非是红袍老妖的门下？

那两人来势如电，其中一个少女尚在二十丈开外，眼瞧着救援不及，樱唇里娇叱一声，脱手打出一束橙光。

山野中的瘴气被橙光一冲，翻滚开去，半空隐隐有雷电轰鸣。

青鳞蜥蜴反应敏捷，在地上一滚，竟被它闪过橙光。

那束橙光倏忽折回，钻进少女的袖口里消失不见。

黑衣男子心头轻咦，暗道：“这不是雷霆的‘九雷动天引’么？怎落在在这少女身上？”

再看那少女背后所负，依稀正是昔年魔教四大护法之一雷霆所佩的大雷怒剑。

这少女面蒙轻纱，身着素色衣服，体态婀娜玲珑，清丽秀雅，倒跟自己的爱女有几分神似。不过在眉宇之间，多了一分惹人怜惜的委婉幽怨之色。

青鳞蜥蜴转身刚起，另一少年已经赶到，他人在空中右掌轰然拍下，竟卷起一蓬蒙蒙青光。

青鳞蜥蜴似乎知道自己遭遇上不好惹的对手，全力朝前一窜，躲过少年的铁掌，却被掌风带得身子一晃，它借势一滚，翻身入水，荡开一溜涟漪，逃得远了。

那少年也不去追，对着缟素少女道：“阿柔，你瞧这三只鸟儿，都快不行了，可有什么法子救救它们？”

黑衣男子见少年放走青鳞蜥蜴，暗叫一声可惜，好在既然找到了其习惯出没之地，只需顺藤摸瓜，凭自己的经验修为，三两天内也必可捕得。



他见这少年出手，应是翠霞门下，可掌法、招式雄浑刚烈，大拙不工，又似与翠霞派的风格有异。

再看这少年生得粗壮结实，面容黝黑，浓眉大眼，一副憨憨的模样，穿着一身褚色衣衫，难道说也与丁原那样，同师出于淡言真人？

想想这位在天陆正道中声名不彰的老道，也真算厉害，调教出的关门弟子丁原，小小年纪，已名动九州，更曾将天陆九妖中的天龙真君斩于刃下。

只可惜天嫉英才，两年前翠霞山一场巨变，丁原重伤后坠落潜龙渊，令人扼腕。

而眼前这个少年，看似貌不惊人，可修为居然也与昔日丁原难相上下，放之天陆年轻一辈中，也属佼佼者。

这少年正是淡言真人的另一弟子罗牛，他身旁的少女白是秦柔了。

昔日秦柔的爹爹秦铁侠仗义相助盛年，解救为天雷山庄庄主雷威所掳的百名少女，不意由此开罪了雷威等人。

其后镖局被毁，秦铁侠与阿牛也被雷威手下擒到天雷山庄。

盛年、丁原等人得知后，千里相救，更联合同是天陆九妖之一的毕虎等人，在天雷山庄连番血战，阿牛也意外救出，为雷威所囚禁的魔教四大护法之一的雷霆。

丁原在此一战中，单枪匹马，挑雷远、斩天龙、连斗桑土公与赤髯天尊，由此一役成名。

其后，雷威众叛亲离，仓皇脱逃，秦柔与秦铁侠始得团聚，而秦柔更得雷霆青睐，拜在其门下。奈何好景不长，秦铁侠在返回衡城府料理镖局善后时，为雷威与神鸦上人所害，秦柔痛失慈父。

数年之后，秦柔在雷霆悉心指点下，终有小成，她与阿牛的姻缘也由雷霆做主定下，只等两人仙基坚实后，即可好事成偕。

年后忽然传来消息，说是雷威与神鸦上人在败走天雷山庄后，投到遮日崖，被红袍老妖拜为客卿。

秦柔闻讯，即与阿牛双双禀明尊长，相约驾起仙剑，直奔遮日崖，要寻雷威与神鸦上人，为秦铁侠报仇。

可遮日崖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，秦柔与阿牛知道得也不清楚，只晓得隐于别云山中。

两人到得别云山已有数日，一番寻觅，却毫无头绪。

今日得山中樵夫指点，这才进了万毒谷探询。正在毫无头绪间，阿牛与秦柔忽然听见陆离鸟的悲鸣，当下御风赶到，及时驱走青鳞蜥蜴。

那三只陆离鸟俱已负毒伤，倒在地上无力动弹，秦柔小心翼翼抱起幼鸟，见它失神的眼珠光泽黯淡，嘴里发出低低的哀鸣，不禁心生怜惜。

似乎明白秦柔与阿牛并无恶意，倒地的雌雄陆离鸟呱呱哀嚎，乞怜地望着两人，尽失往日的凶悍桀骜。

阿牛浓眉锁皱，道：“阿柔，它们是中了那只蜥蜴的毒液，再不施救，怕



活不久啦。”

秦柔将幼鸟交到阿牛手中，取出一个青瓷净瓶道：“阿牛哥，小妹先用义父炼制的‘青麝丹’试上一试，若再不成，就只好麻烦你以翠微真气，替它们逼毒了。”

她玉指轻捏，将一粒青色药丸捻成粉末，细心地敷在幼鸟伤口上。

幼鸟吃疼拼命挣扎，阿牛急忙按住，又用左手不住抚摸道：“小鸟莫怕，这位姐姐是在为你祛毒，疼是疼了点，可马上就会好啦。”

秦柔也轻声安慰道：“鸟儿听话，姐姐这就把你治好，你很快又可以飞啦。”

黑衣男子微微一笑，思量道：“这对小娃儿心地倒好，我的玉儿何尝不是如此？可惜她远在南海，老夫两年多都未曾见了。”

其实，其间他也数次动了探望的念头，可又强自隐忍。一方面是不想打扰了爱女修炼，再则也不欲踏上天一阁。

就在秦柔与阿牛为陆离鸟疗伤的当口，浓重的瘴雾里，传出一记冷笑道：“好生恩爱的小两口，可惜谈情说爱找错了地方！”

阿牛与秦柔抬头，朝声音传来方向瞧去，就见粉红色的迷雾里，走出一群穿着打扮怪异的人来。

说话那老者披着红黄双色的斗篷，满脸干皮皱纹，面色煞白，身材瘦长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，仿佛谁都欠他赌债，冷笑的时候，嘴角稍稍翘起，却比哭还难看。

他手中握着一根细长青竿，上面斑斑驳驳渗着殷红之色，青竿顶端悬的是一张黑色灵幡，一尺多宽、两尺来长，正反两面都以铜板大小的骷髅头颅图案镶边，中央则画着一幅太极乾坤的符印。

阿牛与秦柔自然不认得此人，隐身于后的黑衣男子，却在暗地冷笑一声，心道：“原来是屠老鬼跟他的一帮徒子徒孙，这两个娃娃遇上他们，可有些麻烦。”

他本已准备离开，可这伙人一出现，顿时改变主意，继续隐身在树后观望。

黑衣男子所言的“屠老鬼”，便是所谓“别云五鼎”中的“血鼎”屠暴。

屠暴原为别云山千叶岩上一只赤蝎，得日月造化，终修炼成人形，百多年来开山立府，自居千叶岩之主。他与另四名隐在别云山中修炼的妖孽，曾有三拜金兰，共尊红袍老妖为别云山主，雄踞天陆西南。

屠暴因从不轻出蜀州，故此于天陆声名不显，但其修为尚在天龙真君等人之上，绝不逊于当世名家。尤其是手中的血魂百魄幡，汲取万千生灵精血炼制，有鬼神莫测之能。

今日他起得甚早，原本想着到万毒谷，捕捉几只火眼蟾蜍祭炼血魂百魄幡，却撞上了阿牛与秦柔。

他远远见得这对少年男女器宇非凡，应是修仙之人，便动了邪念，妄图擒下二人，再吸其精血元婴，以助修炼。

阿牛黑脸一红，放下陆离鸟，尽管对方话中多有不敬之意，他却仍恭恭敬敬



敬抱拳道：“在下翠霞门下罗牛，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”

屠暴听得阿牛自报家门，竟是出自天陆正道翘楚门下，忽然记起昔日在遮日崖，曾听神鸦上人说起，雷威亡命千里，便与那翠霞派的盛年、丁原和罗牛等人大有干系。

不用多问，这两人深入别云山，必是为雷威与神鸦上人而来。

他双眼一翻，故作不屑道：“翠霞派，老子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换了丁原必定会反唇相讥，可阿牛只憨憨一笑道：“本门僻居中州，前辈未曾听说过也不奇怪。”

屠暴一愣，没想到阿牛对自己的讥讽毫不动怒，也不晓得是真没听懂，还是有意装傻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一时他倒找不到借口发作，于是沉脸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跑到别云山来作甚？”

秦柔见此老神情古怪，目闪凶光，装束也十分诡异，多半是魔道中人，说不定与红袍老妖还有什么干系，需得多加提防。况且蜀州之行，只为追杀雷威、神鸦上人，也不宜另生枝节，打草惊蛇。

她怕阿牛实话实说惹来麻烦，当下答道：“晚辈是奉师门之命，来此寻觅几味仙草，不想遭遇前辈，如有打扰，尚请前辈宽容则个，晚辈这就告退。”

屠暴哼道：“别云山是何所在，岂容你们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你们行踪诡异，言辞闪烁，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老夫更不能轻易放过！”说罢，左手食指轻轻一弹，射出两道血光。

阿牛平日有些木讷，这时却不含糊，手疾眼快，拔出沉金剑，“叮叮”两声格开血光，怒道：“我们对前辈并无冒犯之意，您为何动辄伤人？阿柔，这老伯太不讲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”

屠暴见阿牛轻而易举接下自己的“血煞指”，不由小吃一惊，暗道：“这个娃儿可有些棘手，什么时候翠霞派又调教出了这么个难打理的年轻小辈？”

他被阿牛当面怒斥，干脸上皱纹堆起，更多冷笑道：“想从老子的眼皮底下溜走，可没那么容易！”

蓦然谷中阴风惨淡，粉红瘴气的颜色迅速转深，继而赤如殷血，翻翻滚滚迫向秦柔与阿牛。

秦柔见状，从袖中祭起雷霆所授的“平波珠”，一蓬光华当头洒下，护持住自己与阿牛。

阿牛仗剑，望着屠暴不解道：“前辈，我们与您并无冤仇，您何必要苦苦相逼？”

屠暴两次出手都劳而无功，不免大失颜面，恼羞成怒道：“老子就看不惯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你便如何？”

秦柔低声道：“阿牛哥，看来这位前辈是存心要留下我们，你再说也没用啦。”

阿牛苦笑道：“老前辈，既然这样，阿牛只好得罪了！”

他摆开翠霞剑派的起手剑式，沉金古剑守住门户，遥向屠暴。



屠暴见阿牛峙若山岳，气势沉稳，竟是不可轻辱，倒也不敢贸然放手强攻。正踌躇时，身后几名千叶岩的手下，有眼无珠，以为阿牛、秦柔年纪颇轻，甚好对付，立时跃出，围杀而上。

屠暴有心要摸清阿牛虚实，故此也不阻拦，至于死几个手下，他更不会放在心上。

阿牛见对方冲了上来，对秦柔招呼一声道：“阿柔替我压阵！”

丹田真气一动，晃身迎上。

他防范屠暴的血瘴剧毒，改以内胎呼吸，沉金古剑荡风崩云力劈而出。

那三个屠暴手下，不过是初炼成妖的马前走卒，平日虽称呼屠暴为“仙师”，可也未曾真的学到什么。对付凡夫俗子或可手到擒来，可一遇上阿牛，高低立见。

转眼工夫，那三人连珠似的飞跌出去，哼哼唧唧半晌爬不起来。

阿牛不欲下杀手，因此出手时留有余地，那三人所受之伤皆在皮肉，却是他们被打怕了，知道今天没好果子吃，所以不敢再起身，干脆装死赖在地上，惟恐被屠暴喝令再上。

屠暴眼中凶光一炽，喝斥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！”

血魂百魄幡微微晃动，黑底幡旗上冒出一团血雾，上百的骷髅头颅嚎叫飞起，空洞的眼中突然射出妖艳的红光，直扑向阿牛。

阿牛陡遇强敌，精神一振，沉金古剑幻出古朴光华护住周身，一掌一剑翻飞纵横，凡有三尺之内的骷髅头颅，无不被击为齑粉，不能近身。

屠暴接连受挫，凶性大发，口中真言念动，血魂百魄幡上的太极符印当空腾起，宛如圆碟，飞转到阿牛头顶，射下一红一黑两束光芒。

刹那阴风更疾，四周一片天昏地暗，血幡中积聚百年的阴煞厉魄尽数出笼，铺天盖地涌向阿牛。

秦柔恐阿牛失手，飞起大雷怒剑跃身助阵，两柄古剑一金一青，舞起团团光雾，硬是抵住了血幡的攻击。

双方僵持约莫半炷香的工夫，终究秦柔修为稍浅，手中大雷怒剑渐渐浸上血色，玉颊红如胭脂，呼吸也开始急促。

阿牛奋起神勇，沉金古剑一式“百转千流”，直绞得数颗骷髅头颅呜咽崩碎，头顶太极符印也感应剑气之利发出震晃。

秦柔这才微松一口气，稍一调息，便祭起九雷动天。

这次声势与方才对付青鳞蜥蜴时大有不同，竟是九雷齐发。

但见九道雷梭呼啸飞纵，光华漫天，头顶风嚎云动，血瘴一触即散。那些骷髅被雷光一炸立时灰飞烟灭，化为乌有。

阿牛见势，催动丹田真气，沉金古剑与身躯合而为一，冲天直上，幻化成一束金光，轰击在太极符印上。

这一切免起鹞落、快逾闪电，端的教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！



二、朱 丹

沉金古剑轰然撞在太极符印上，爆出连串彩光，方圆数十丈内地动山摇，飞石走木。

阿牛被震得眼前一黑，感觉自己如同撞在一堵铜墙铁壁上，朝后飞抛出去。他急忙深吸一口气，稳住胸口翻腾的气血，双腿一弹，在半空站定。

那面太极符印却也是四分五裂、不成形状，屠暴急忙催功收回。

只见四五片符印落到血幡上，光芒一闪，重新恢复太极图案，只是边角坑凹，色泽黯淡，不复初时凶戾。

屠暴耗尽心血炼制的血魂百魄幡，竟被阿牛与秦柔联手破去，不由心疼至极，对面前这两人白也恨之入骨。他恶狠狠盯着秦柔道：“九雷动天，娃娃你是雷霆的什么人？”

秦柔一气祭出九把雷梭，亦是大耗真元，玉容如霞，细细娇喘，回答道：“正是晚辈的义父。”

屠暴微微一惊，寻思道：“我原本以为这两个娃儿皆出自翠霞门下，即使杀了也没什么。想那翠霞派尽管势力雄厚、称雄天陆，可一来不见得为了两个弟子远征南荒，再则那些老鬼都讲究什么规矩礼数，我匿身别云山，他们也奈何不得。

“可雷霆却是不同，他当年手段狠辣不羁，睚眦必报，招惹到他，等若自掘坟墓。我欺负了他的义女，要让他晓得，必定是后患无穷，今日更不能放过这两个后生！”

想到这里，杀心更盛。只是方才几下交手，屠暴亦明白，秦柔与阿牛绝非易与，自己的血幡又被破去，想杀了眼前二人，谈何容易？

秦柔见他沉吟不语，问道：“前辈可是认得晚辈的义父？”

屠暴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故意叹道：“何止认得，当年在老夫的千叶岩，我与你义父还曾秉烛夜谈，参悟天道。如今想来，当真获益匪浅，对雷兄的学识更是五体投地。

“圣教亡后，老夫就未再听到他的消息，原以为他已被天陆正道所害，今日得见故人之女，实在令老夫不胜感慨唏嘘。”

他说得似模似样，脸上的神色更是教人无法不信。

秦柔尚白有些疑虑，暗想倘若果真这样，义父为何从没向自己说起过此人，更未提到过南荒之行？

阿牛却信以为真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道：“原来您是雷老伯的朋友，刚才的事，实在对不住啦！”

屠暴笑在脸上，恨在心头，呵呵说道：“也是老夫没有先认出雷兄的平波



珠来，否则也就不会让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适才的误会就不必再提，且先到老夫的府上去坐坐，如何？”

秦柔对屠暴的话将信将疑，婉拒道：“多谢前辈好意，只是我们确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还请前辈赐下姓名，晚辈亦好转告义父。他日，他老人家若能得闲，自会重临故地，与前辈共叙旧情。”

屠暴料到秦柔与阿牛不会答应，他一摇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夫倒不便强留，但有一物就麻烦你转交雷兄。他见到这样东西，自会晓得我是谁了。”

说着，将血幡交与手下，从怀里掏出一尊寸多高、毫不起眼的铜鼎，掌心真气轻送，凌空推向秦柔。

秦柔不禁又多信了一分，收起大雷怒剑，双手接过铜鼎，只觉此物看似不大，分量竟也不轻。她躬身道：“前辈的话与铜鼎，晚辈必当带到。”

屠暴嘴角露出一缕狞笑，说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秦柔与阿牛顿感不妥，可尚未反应过来，屠暴右手虚点铜鼎，口中真言念动，低喝道：“疾！”

那铜鼎如应斯言，猛幻出血红光芒，鼎身瞬间滚烫如岩浆一般。

秦柔知道中计，急忙双手一推欲抛出铜鼎，可惜慢了半拍，只觉得手腕一麻，立时整条左臂失去知觉。一只三尾蜈蚣从鼎中窜出，正一口咬中了她。

原来这铜鼎唤作“聚雪”，平日屠暴用以招引毒虫炼化成蛊。表面看来，鼎中似乎空无一物，实则在屠暴真言驱动下，可释放出各种毒虫奇蛊。

秦柔一个不慎，为其所乘。

阿牛见那铜鼎里，七彩的蛊毒烟雾蒸腾，无数形状各异的毒虫窜跃而出，连忙手起掌落，凌空将铜鼎劈飞，再一指弹杀了叮在秦柔腕上的三尾蜈蚣。

转眼秦柔的毒气已攻到肩膀，脂玉般细腻洁白的颈上，也隐约呈现怵目惊心的绛红色。

阿牛又惊又怒，更是懊悔不已，沉金古剑怒鸣如雷，指向屠暴道：“你凭的歹毒，竟用暗箭伤人，快将解药拿来！”

屠暴诡计得手，大是舒畅，咕咕笑道：“小兔崽子居然毁我法器，老子焉能放过你们？莫说我不认识雷霆，就算他是我兄弟，也一样不能轻饶！想要解药，凭本事来拿吧！”

秦柔运功苦苦支撑，咬牙道：“阿牛哥，别管我，先离开这里！”

但阿牛怎会舍下秦柔自己逃跑，他一手挽住秦柔，沉声道：“阿柔，你再坚持一会，待我跟他讨到解药。”

秦柔不由一急，惟恐阿牛人单势孤再遭毒手，正想劝说，却见他目光炯炯，神情肃穆，整个人哪里还有半分呆头模样。

沉金古剑龙吟而起，在空中散发出层层紫雾，四周树木枝叶萧萧飘落，声势宛如山摇地动。

阿牛右手剑诀一指，全身翠微真气汨汨奔流，腾起庞大气势。

沉金古剑在主人意念催动下，越飞越疾，盘旋舞荡，依稀射出夺目红光。



但看那团光环逐渐清晰，不断朝四外扩散，中间的沉金古剑陀螺似的飞转，直如红日中天。

屠暴暗道：“看来这小子是要祭起仙剑与我拼命，老夫的血幡灵力大损，不宜硬拼，还须抢先出手。”

他劈手收回血幡，听得阿牛喝问道：“阁下的解药，到底给是不给？”

屠暴狞笑道：“做梦！”

双手一挺血幡，欺身迫向阿牛，他知御剑之术尽管威力巨大，却最耗真元，且需一段工夫积聚真气，只要抓这当口抢先出手，必是事半功倍。

不料他身形甫一动，侧前方的一株大树上竟袭来一道无形剑气，伶俐霸道为屠暴平生仅见，即使是红袍老妖恁高修为恐也有不如。且对方显是罕见的高手，选择出手的火候亦恰到好处，正是他将动未动、重心移动之际。

屠暴大吃一惊，无奈之下只好改弦易张，血幡回护身前，闪出一团赤光，“哧”的一声截下那道突如其来的剑气。

可接是接下来了，屠暴双手也被震得一麻，急忙调转魔气。

他可不晓得，那树上的人物，不过为出手小阻他一阻，根本未尽力，不然有得他的苦头吃。

饶是如此，屠暴的身形也不由慢了半拍，再抬头时，只听阿牛低喝道：“破！”

一轮红日光芒万丈，当头压下，方圆十丈内，树木摇折，山石横飞，连深潭都被激起十数丈的浪花。

双方都清楚，生死成败在此一举，皆放手施为。

无形里，阿牛却占到了半点便宜。

盖因血幡先前为阿牛沉金古剑一击之下灵气大伤，屠暴又被人暗中一阻，乱了方寸，未免进退失据。而阿牛为救秦柔，了无私念，胸中浩气跌宕，更增出手的气势，两相消长，对屠暴大是不利。

高手相争，端是毫厘也差不得，轰然一声，沉金古剑撞碎太极符印，击在血幡上，爆起一团烈焰。

屠暴如受电击，踉跄飞退，手中血幡“啪”的裂成两截，头上的发丝随风飘荡、簌簌断落，红黄双色斗篷被轰成扫帚般的烂布，哪里还有威风模样。

阿牛情形也好不到哪去，嘴角渗出淡淡血迹，胸口好似有千斤巨石压迫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望着屠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还是把解药交给阿牛，我们便罢手不战如何？”

屠暴的血幡尽毁，这口恶气岂能消去。

他哈哈大笑，满脸皱纹直把那一双充满怨毒的眼睛盖住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毁了老子的血幡，也一样拿不到解药。实话告诉你，那鼎中之毒乃百虫万蛊所聚，根本没有解药！你就眼睁睁，看着怀里的女娃娃变成一滩血水吧！”

阿牛心头一震，瞧着怀中秦柔，见她玉容上毒气弥漫，星眸半闭，樱唇紧紧抿着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触手却似火炭一般滚烫。



他禁不住叫道：“阿柔，阿柔，你快醒醒！”

秦柔迷糊懵懂里听见阿牛呼唤，睁开失神大眼，朝他无力微笑，想说什么，却只是朱唇微动，连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阿牛悲愤难平，紧紧拥着秦柔道：“你一定要挺住，我会有办法的！”

但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可救秦柔，片刻间阿牛自己也想不到。

突然头顶恶风滚动，沉金古剑在高空轰鸣，竟是屠暴合身飞袭，双手十指化作十根如金铁般的猩红毒针，朝着阿牛头顶插到。

电光石火里，阿牛不假思索，引动右手剑诀。

沉金古剑与主人心意相通，感应着阿牛满腔怒火，飞掠射回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剑刃穿透屠暴后心，去势不止，又飞出七丈多远，扎入潭边山岩之中，将屠暴硬生生钉在半空。

那块山岩“轰隆”巨响，由剑刃插入处，朝四周裂开数十道细纹，摇晃了几下兀自不倒。

屠暴的眼睛尤其睁得滚圆，充满惊骇与不信，压根没想到，阿牛的御剑之术竟修炼到如此境界，后发先至，夺了他的老命。

有道是树倒猢狲散，那些个千叶岩的虾兵蟹将，见屠暴竟被阿牛一剑射杀，哪里还敢上前，呼啸一声亡命而逃，恨只恨爹娘少给了两条腿，修炼时又未曾先把逃命的本事练到家。

阿牛无心去追，扶着秦柔坐下，也顾不得喘息几口便梳理伤势。他右掌抵住秦柔背心，将翠微真气全力源源不绝地输入。

秦柔精神微振，自昏迷中清醒一些，挣扎将手伸向阿牛面庞，轻声问道：“阿牛哥，天已黑了么，为什么我看不清？”

阿牛明白，这是秦柔中毒已深的迹象，不禁心焦如焚，笨嘴笨舌安慰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，你别担心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他有心想去屠暴身上搜一搜，可一来未必屠暴携带着解药，再则，自己也实在分不清那些稀奇古怪的丹药，万一弄错，岂不适得其反？

秦柔听见阿牛声音，芳心稍定，失色的朱唇露出一丝微笑道：“那些人走了么？这里一下好安静……”

阿牛用力点点头，忽然听到不远处陆离鸟的鸣叫，原来这时它们又回来了，一家三口站在那儿，瞧着阿牛与秦柔。

阿牛看着秦柔呼吸微弱，星眸无神，暗自责怪道：“我真是没用，竟保护不了阿柔！若是丁小哥在这里，决计不可能教那人的诡计得逞。就算是现在，他也一定会想出办法救阿柔。”

想到丁原，阿牛猛然心底一动，想起丁原那晚回山后，曾送给自己一枚丹药，说是得自天一阁的冰莲朱丹，功效不下翠霞派的九转金丹，服下后可祛万毒，可疏百气，更可增长数十年的功力。

丁原坠入潜龙渊后，阿牛伤感万分，始终舍不得动用这枚朱丹，只将它作为自己对丁原的纪念贴身收藏。



想到这里，阿牛不敢迟疑，取出冰莲朱丹捏在手里，竟又有些犹豫，害怕万一这朱丹也不灵验，那可如何是好？

他在心中默默祷告道：“丁小哥，求你在天之灵保佑，好教冰莲朱丹发挥效用，救得阿柔的性命。”

他小心翼翼将冰莲朱丹放入秦柔樱桃小嘴中，片刻之后，药力行遍全身，体温也逐渐降了下来。

阿牛见她紧锁的眉头开始松弛，顿时一喜暗自道：“多谢你了，丁小哥！”

他想着丁原虽已逝去，可他留给自己的朱丹，却救了秦柔一命，不禁又是感激、又是悲伤。

秦柔在药力催动下沉沉睡去，阿牛又抱着她坐了一会，思忖道：“看来阿柔已无大碍，这个地方也不便久留，我还是先找一个地方歇息，等阿柔醒了再拿主意。”

想着，站起身形，收回沉金古剑，却惊异地发现，屠暴已蜕变成一只巨型的毒蝎，僵死不动。

阿牛抱着秦柔，朝谷外走去，身后那三只陆离鸟，居然亦步亦趋跟了上来。阿牛一奇回过头来道：“鸟儿，你们是想跟我一起走么？”

带头的雄陆离鸟呱呱叫了几声，阿牛当然听不懂它在说什么，当下问道：“你们可知道这附近有什么能藏身的地方，我的同伴受伤啦，需要静养几日。”

雄陆离鸟又叫了几声，一摇一摆走到阿牛身前，回头朝阿牛“呱呱”叫唤，似乎是要阿牛跟着自己。

阿牛想了想，跟着雄陆离鸟朝西行去，两人三鸟渐渐消失在弥漫的瘴气中。

深潭旁又恢复早先的寂静，黑衣男子飘然落地，向对面一方山岩后冷冷道：“阁下可以出来了。”

山岩后转出一人，褚色道袍，相貌丑陋，身后负着一把古剑。

黑衣男子微微讶异道：“是你？”

褚袍道人揖礼道：“苏仙友，多年未见了。”

苏真打量着褚袍道人，哼道：“老夫若早知道山岩后面藏的是你，方才也不必越俎代庖，作了一回滥好人。”

褚袍人道：“适才小徒遇险，全仗苏仙友暗中相助，贫道代他谢过。”

苏真一摆手，毫不客气道：“免了，老夫对翠霞派没半点好感，只不过念在那个阿牛，当年与丁原相交甚密，才多此一举，换作翠霞派的其他弟子，老夫不寻他晦气，已是客气的了。”

褚袍道人也不生气，淡淡道：“苏仙友仍为丁原之事，对本派存有芥蒂？”

苏真冷笑道：“你们翠霞派几个老不死的，对外宣称说，丁原乃因修炼不慎、走火入魔而死。这话骗得了几个人？何况是老夫这样知悉内情者？为了所谓的本派清誉，竟下毒手逼死门人，这便是你们正道翘楚的作风么？”

褚袍道人沉默片刻，徐徐道：“个中缘由，贫道难以多说，这事贫道亦难